

周末的午后,我正坐在阳台前看书,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声响。这声响不是一声两声,而是一片,气息绵长,好似专业的歌唱家在互相较量着专业技能。

初时只是间歇的、幽微的,后来就变得密集起来。它们从空气中跑来,从记忆中跑来,最终汇聚到现实世界里,好像一场排演了很久的大戏正式开始上演。

这是蝉鸣,也有人叫它“知了声”。

每年夏天,出梅入伏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。大约梅雨季与三伏天举行交接仪式的前后,声声蝉鸣就会不期而至。当它响起时,地面并无震动,耳朵里却已跑过千军万马。

于是,慵懒的耳朵忽然苏醒了过来,连同这个季节也跟着一起醒了。你都不用感受室内的温度,便知道“炎热”二字已经漂浮在空气里了。

空气既已炎热,消夏便成了一件难熬的事情。夏日里最不缺的便是蝉声,就算你刻意躲避,也避不开那此起彼伏、无处不在的蝉鸣。困意袭来时,本想安安稳稳地睡个午觉,结果“知炸”“知炸”的声音吵得人难以入眠,更不要说进入梦乡了。

蝉之为物,就像是一个参禅的修者。它并不刻意制造偶遇的场景,却始终存在于你的周遭。蝉身瘦小,栖在树上时,容易被树皮的颜色所掩盖,被斑驳的树影所遮挡,即使站在树下的人也未必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位置、找到它的踪迹,但它的声音宛如一支穿林箭,从柳树、樟树、梧桐树的缝隙里穿过,从道路两边的门店和小区的岗亭间穿过,跑入千家万户,清清楚楚地落在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知了,知了,每一声鸣叫

光阴辗转,回眸处已是半夏时分!此时,蝉儿委婉地唱着情歌,一排排树木像被绿漆涂过一样,绿汁欲滴,花儿尽情绽放,时空里弥漫着阵阵花香。缱绻在半夏温柔的时光里,恍惚间被袅袅荷香吻醒,我突然想起,属于夏日最美的荷绽放了。

于是,我婉约着对荷的眷恋与痴缠,踏进了千亩荷塘,站在荷田的中间,被荷田的广袤与辽阔以及一望无际荷叶田田所震撼,“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是对此最好的诠释。荷叶错落有致,层叠起伏,碧绿青翠,宛若玉女们舞开的一把把花绿伞,在柔风里微笑点头。而那朵朵荷花,亭亭玉立,楚楚动人。有的微笑嫣然,有的含羞遮面,有的妩媚可人,有的怒放芬芳。片片荷叶,碧如翡翠;朵朵荷花,白如瑞雪,冰清高雅,粉的似霞,娇柔迷人,在碧绿荷



# 蝉鸣三千里

都好像是在应答。只是不知道它们是在聆听长者的教诲,又或者是在回应小伙伴的呼唤?难不成是去年困扰了它们很久的某道题目今年忽然找到了答案?也许都是,也许都不是。

记得刘禹锡写有《酬令狐相公新蝉见寄》一诗,诗云:“相去三千里,闻蝉同此时。清吟晓露叶,愁噪夕阳枝。忽尔弦断绝,俄闻管参差。洛桥碧云晚,西望望人期。”其诗可谓言简意赅,虽只寥寥数语,却道出了我的心中所想。

三千里很远,远到纵然是“日行千里,夜行八百”的宝马良驹不停不歇,也得跑上将近两日两夜,可是于蝉声而言,这点距离又似乎不算什么。你在这边可以听到蝉声,在三千里外同样能够听到蝉声,而且彼此的声

音十分相似,相似到像是由同一只蝉所发出。恍惚间,让人有这样一种错觉:你在赶来此地的时候,蝉把熟悉的故乡的声音也带到了这里。

蝉声所及之处,在城市,也在农村,在故乡,也在异乡。它甚至可以跨越时间的障壁,从三千年前的《诗经》一路绵延至今。古人闻蝉多有所作,且诗歌往往就以蝉声入耳的过程为题,譬如唐人来鹄、杜牧、吴融等写有《闻蝉》诗,宋人李纲、陆游、

游九言等也写有《闻蝉》诗,及至明、清、民国诸代,杨基、高拱等多人亦著有同题诗。这些诗作虽然取的都是同一个题目,不过,不同的人听到蝉声时,心里的感受想来并不相同,是以诗人们在诗句里抒发的情感也是千差万别。

有人闻之生惆怅,有人闻之心悲切,有人闻之思故乡,有人闻之但觉两耳聒噪,恨不能躲入密室里去。其实,蝉还是那只蝉,蝉声还是那缕蝉声,只是因为听的人不同了,听的时间也不一样,心中萌生的情绪也就有了变化。这便如同王国维所说:“蝉本无知,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,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,以我观物,故物皆着我之色彩。”

确实,静也好,闹也罢,蝉本无心,不过是写诗人心中有意罢了。就像有人闻蝉愈觉烦闷,有人则有“一声清潏暑,几处促流身”的感慨。潘玉毅



## 半夏荷韵

叶映衬下,亮了眼醉了眸……

看那个刚裂开的像是被柔风吻开似的,娇羞得只露出一点点小嘴,像个羞涩的少女,柔情似水,粉嫩的脸庞正在向我微笑,我迫不及待地伸出手去想去抚摸一下,伸到半空的手停住了。周敦颐说,只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赏,也是一种温柔!此时脑海忽然飘过一句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,是的,就是这种美丽吧,柔嫩的娇羞让人心生爱怜而不忍触碰!

一阵微风吹来,那一池荷花宛若芊芊少女亦如瑶池仙子,翩翩起舞,娉婷袅娜,更多了一些妖娆,几多风情;而那一池荷叶绿波碧浪,手挽着手肩并着肩,像是恋人的窃窃私语,清幽缠绵。蜻蜓轻盈地掠过水面,悠悠地盘旋,继而赶趟似地露出可爱大眼睛,静静地站立在荷的尖端,这该就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画面吧!这时只见几只青蛙偷偷地跳出水面,溅起朵朵浪花落到荷叶上,顿时荷叶上如珍珠般洒落,在阳光的照耀下,熠熠生

辉,金光闪闪,晶莹剔透,这或许就是白居易的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的景致吧!

最让人迷醉的应该是这沁人的荷香了,“荷风送香气,竹露滴清响。”香远益清,是的,那一缕荷香袅袅娜娜,轻轻柔柔,若有若无,似隐似现。虽然淡淡,虽是缥缈,但却入骨入髓。静静的在那任由她飘过你的脑海,飘过你的唇齿,飘过你的胸怀,直至沁入心脾,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便陶醉在荷香的世界里了。

真想剪一段这样静美的时光藏于心底,真想留住这些美丽,并让美丽永恒,可指缝太宽,时间太细。愿我们握住的不仅这一池荷的清欢与幽香,还有荷一般高洁素雅的品质。

陈常青

## 一缸荷花满庭香

庭院有一口缸,平素一直闲置,用作水缸,嫌小;用作盆景,太深;用来养金鱼,偏大;用来贮粮食,略浅;不得已弃之一角,交付风雨,空对星月。

何妨养一缸荷?!

初春,母亲灵光乍现,发现此物养荷花再好不过,大小适中,深浅合宜,于是叫上我购回了藕种。归来,将缸擦拭一新,倾入一尺清水,又从附近池塘挖来淤泥倾入,植入藕种,俄顷,水如墨染,不久淤泥沉淀,水复变清,如栖了一团乌云。

仅几日,小荷尖尖,探出水面,柔柔的、嫩嫩的、怯怯的,淡青中带一点鹅黄,一副刚刚苏醒的模样,悄悄将这个世界打量;不久,荷儿舒展开来,铺在水面,如漂了一层蛋清,惹人爱怜。

下过几场雨,再瞧此缸,只见纤纤荷梗,中通外直,枝枝朝天竖起,撑着一把把绿伞,亭亭玉立,风致楚楚,清香淡淡,温婉可人。奇怪的是,从泥中竟长出了水蓼菖蒲,摇曳生姿,野趣横生。

为使一缸荷更添韵味,饶有情趣,母亲放入了几尾橙红色的小金鱼,俏丽而活泼的它们,“咪溜”一摆尾,就游入荷叶投下的暗影里,不

时吐出一串串细小透明的小泡泡,红艳艳的霓裳,在水里若隐若现,宛如洒了几朵朝霞。

一日清晨,推开窗户,只觉一缕清香,扑面而来,鲜润而馥郁,低头而望,只见一丛碧绿的荷叶里,挑出一枝粉红的荷花,一瓣瓣花萼,白里透红,犹若美人的脸;一根根花蕊,色泽金黄,宛如美丽的流苏,竟捧起了一个黄里透青的娇嫩的小莲蓬。再细瞧之下,竟发现荷丛藏着好几个花苞,青中透红,拳头大小,一副羞涩无比的样子,令人怦然心动。

炎炎夏日,姗姗而来!

这一缸荷,已呈竞相绽放之势,每日达十几朵之多,朵朵鲜妍,稚绿娇红,香盈庭院,沁人心脾,予人清凉。宋代文学家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云: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,中通外直,不蔓不枝,香远益清,亭亭净植,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我思忖,他写的是水中的莲花,因距离原因,只能远远观赏,但是这一缸荷花,就在庭院,近在眼前,触手可及,可随时亲昵,真是幸福至极!

《浮生六记》云:“夏月,荷花初开时,晚含而晓放。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,置花心,明早取出,烹天泉水泡之,香韵尤绝。”我也学着芸娘的做法,取一撮茶叶,用纱囊包裹,于黄昏置于初绽的花蕊间,

翌日拂晓取出,用之沏茶,啜一小口,只感觉一缕茶香含着荷花的清芬,袭在舌尖,润在咽喉,令人颊齿生香,去浊脱俗,飘飘欲仙。

最喜雨夜。一个人坐在窗下,天地茫茫,唯剩雨声,那淅淅沥沥的雨打在荷叶上,飞珠溅玉,沙沙有声,如古筝在拨,似琴弦在弹,若幽泉在鸣,灌入耳廓,酥酥麻麻,清清凉凉;当风拂来,聚满雨珠的荷叶,斜向一边,玉露泼出,哗然作响,有一种“却是池荷跳雨,散了真珠还聚。聚作水银窝,泻清波”的意蕴。

当骤雨初歇,碧空如洗,一团皎月横空,星乍乍现,于墙角传来唧唧虫鸣,清越悦耳;再看这一缸荷花,叶上玉珠滚滚,花间清露冷冷,那月色泻在花叶间,泛着清光,闪着幽芒,愈加楚楚动人,别有风致,清香透彻,令人留连,赏之不够,嗅之不尽。

天晴了,日头出来,依旧闷热。但因这一缸荷花相伴,清凉徐徐相送,潏热减了不少。特别是正午,一巷蝉鸣,满街无烟,人在睡梦里,犹可听见荷下鱼儿的泼喇,不觉想起汉乐府《江南》:“江南可采莲,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,鱼戏莲叶西,鱼戏莲叶南,鱼戏莲叶北。”

更兼,有蜻蜓飞来,于花叶间,时飞时憩,忽上忽下,曼妙起舞,翅膀摩擦空气的声音,让人心生美好,凉意满满…… 刘峰